

# 郑观应宗教思想刍议

欧德良

(河池学院 政法系, 广西 宜州 546300)

**摘要:**郑观应的宗教思想博大而精深。他早年尊崇儒学,积极入世,商战救国。鉴于释道两教糜费社会资财,激化社会矛盾,力主裁抑释道。但当事业困厄,心情抑郁之际,他又希望修道成仙,成仙救国。

**关键词:**郑观应,儒学,释道,基督教,调和

**中图分类号:**B91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3-8477(2009)10-0129-04

郑观应(1842-1921),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、实业家,他的思想极其宏大而深邃。他不仅在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外交思想方面卓有建树,而且在宗教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。迄今为止,学界研究郑观应的成果颇丰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教育诸多方面。但是相形之下,全面阐述其宗教思想的研究则付诸阙如。某些研究郑观应道教思想的成果,夸大了道教在其经世实务中的主体地位,而没有综合考量其宗教观中儒、释、道的关系。<sup>[1](p77)</sup>

儒、释、道,共同构筑成传统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。在国人的理念里,儒、道、释的内在张力趋于互补的动态平衡。儒家治世,释家治心,道家治身,三者互补,各有倚重。作为儒学陶冶成长下的士人,郑观应也没有逃脱传统的窠臼。我们考量郑观应宗教思想的发展轨迹,就可知其一二。当其早年一帆风顺、志满意昂之际,他以经世为鹄,尊崇儒学,贬抑世俗释道;当其事业停滞,身遭厄运,他尊崇道术,企求得道成仙,成仙救国。但贯穿始终不变的是其经世情怀。与此同时,他对处于中西交冲漩涡中的基督教大加鞭挞。因此,在郑观应宗教观里,儒家思想主导其经世实践,释道二教则给予他超自然的精神体验,两者是本末、体用的关系。而西来的基督教则“支离穿凿,自相矛盾”。<sup>[2](p242)</sup>

—

郑观应出生书香门第,从小即在父亲的指导下诵读儒家经典,儒学在其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。郑观应成年后论及中西教育次序时说:“诚能以中国之经义为根底,庶几礼义廉耻与及修、齐、治、平之精理早已深印脑筋,则其学西

学必能弃其所短,取其所长矣。”<sup>[3](p250)</sup>他认为儒学为根本,西学须以儒家纲常为基奠。他论及《盛世危言》写作意图时重申说:“首篇,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。”<sup>[3](p250)</sup>他所说的“道”是指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来,列圣相传之大道。”<sup>[2](p244)</sup>他所要变革的只是具体的“治法”和“器用”,而延续几千年的儒学道统,是绝不能改变的。

首先,作为儒学忠实拥趸的郑观应,对儒学的前途极其自信。他认为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,为万世不易之大经。”<sup>[2](p535)</sup>而释道两教,乘隙而兴,皆一时之计,不可长久。他说:“夫二氏之教(注:释道)忽焉昌炽者,皆由于圣道之寂,儒术之蔽。自东周息迹,明王不兴,孔孟凄皇,世主莫能宗尚,于是泰山颓,梁木坏……”<sup>[2](p243)</sup>他追溯历史,详述释道两教“乘隙而兴”的事迹,认为“数百年后,其分歧之教必寝衰,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”。<sup>[2](p243)</sup>表现了郑观应对儒学吸收西方文明而最终统摄四海的文化自信。晚清废科后,学子趋新,贬抑五经四书,他评曰:“夫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之道,历千秋而不变,亘万古而常昭。”<sup>[3](p251)</sup>他主张派人赴海外宣讲儒学,认为“宣教得人”,儒学一现,其他学说皆无影无踪。“他日太阳首出,燭火皆消,洪钟一鸣,万声皆寂。”<sup>[2](p491)</sup>

其次,郑观应奉儒学为正统,以儒学的尺度对释、道、基督诸教予以取舍或整合。郑观应概述释道两教的主旨时论说:“总此二家,胥不离心、性二字。”<sup>[2](p536)</sup>他以儒学的心性论整合释道两教。他评价释道开创者云:“考释祖释迦当日舍一国之富、世子之尊而不为,而决然舍父母、背妻子,趺坐灵山,六载成道。老子当周衰,弃柱下史官,舍中国而不居,骑青牛

作者简介:欧德良(1976—),男,河池学院政法系讲师,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。

出函谷,远辞入境而隐。其独善其身,视举世繁华富贵、声色货利莫可挽焉者仙、侣悉同。”<sup>[2](p336)</sup>他把释迦出家、老子出关都视为儒说“独善其身”的内圣修为。作为儒学的笃行者,早年时期郑观应推崇积极入世的经世观:“天下之最便于行善者,莫如官吏,而官吏之最重者,莫如幕宾。凡官吏生杀威福利害之权,无非幕宾掌握之。”<sup>[2](p45)</sup>他认为,做官最便于行善,做官平治天下,远胜于个人闭关修行。“公门之修行,岂不胜深山兀坐,闭关焚修。”儒学讲求经世,在他看来,显然比释道两教高明得多。他抨击基督,但却认可基督“劝民为善”的救世行径。

再次,我们透视郑观应的“报应”学说,亦可察其端倪。郑观应的“报应”观念根深蒂固,这实际是衍生于儒学的“天道论”。孔子谓: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,祸福取决于天命裁夺,而天命裁夺则取决于个道德的砥砺。郑观应报应观深受儒学“天道论”的影响。他对《尚书·汤诰》“天道福善祸淫”思想予以发挥:“命由我造,福自天申,天主之亦人主之”<sup>[2](p50)</sup>他认为,祸福因德行修习而趋不同,因为上天“富善而祸淫”,惟有“积累善行”,才能企求上天的佑助。他由此推衍:“近世大家,如吴门之潘,昆山之徐,常熟之蒋……皆其先世积德累功所致。善事又何乐而不为乎!”<sup>[2](p44)</sup>在他看来,近世大家子孙显达,是缘于先人积德,上天彰显他们的后代以嘉奖其前世的德行。所以他认为,鬼神风水必须放在人事之后。吉凶源于自身修为,企望风水相佑,无异于缘木求鱼。“故古土之遇,每在贫贱之初乐善之士,凶土之藏,每在富贵之后为恶之家。”<sup>[2](p41)</sup>人事源于天命,天命寄寓人事。郑观应“报应”观滥觞于“尽人事,听天命”的儒学天命观。

最后,郑观应十分重视儒学的教化。郑观应崇尚薄今,在其看来,古代教化方法意美法良,“以士礼乡饮酒化天下于尊亲礼让之间”<sup>[2](p488)</sup>王道实心教化民众,“俗美化行,而乱萌潜杜”。秦汉后,以文法治天下,中国教化之道荡然无存。释、老“乘隙而入”,“愚民靡然归之若流水。”<sup>[2](p488)</sup>他认为,若不推行儒学教化,“听外人取而教之”,祸患将会随即而至。他以粤、捻起义为证,认为这是不推行教化所酿成的祸患。

那么应该如何推行儒学教化呢?郑观应主张由地方官按期设坛,讲授孔孟、程朱之学:“似宜责成教官三八宣讲,而府、县就近稽查。仍筹经费,听讲者款以饷。劝化若干,记以簿籍,岁由学政综核其成。著有成效者,保升知县。此城邑宣讲之法也。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者,由教官进选公平之生监绅耆,亦筹经费置立公所,按期宣讲,听讲者授以餐。劝化若干,籍而记之,以申于教官,转详学政,移咨吏部,三年有效,量予出身。此乡镇宣讲之法也。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,而以孔孟之迥、程米之学旁通曲畅,务求有当于人心。”<sup>[2](p490)</sup>

郑观应主张,由乡绅筹资建所,宣讲儒学伦理。若宣讲“著有成效”,教官保升知县;乡绅予以出身。以功名调动地方官吏者绅儒学教化的积极性。此外,为诱使乡愚听讲,由官府出资,使听讲者免费用餐。宣讲教化内容以“圣谕要言”为主,旁及儒学孔、孟之道,“务求有当于人心”,使天下风俗“焕然丕变者。”

此外,郑观应还主张派人远赴海外,对从事工贸的海外侨民宣讲儒说。他对此论曰:“至于海外贸易工作之商民不下数千百万,五方杂处,良莠不齐,赌杀凶殴之案层见叠出。其性情良儒者则入天主耶稣之教,夏而尽变于夷。蚩蚩者氓莫非天朝之赤子,忽然竟置之度外,岂圣仁怙冒之心?今既于通商各埠专设领事以抚驭华民矣,似宜就地筹捐,建立书院,以教聪颖子弟。仍广筹经费置备公所,按时宣讲《圣谕广训》、《劝善要言》,或由领事延聘达人,或由领事自莅,每逢朔望及礼拜日期,遂条宣讲。”<sup>[2](p491)</sup>

郑观应认为,为使海外侨民免失于儒学教化,杜绝耶稣教对其思想侵蚀,在海外应筹经费、设书院、兴教化。他认为只要宣教得人,认真经理,儒学将风靡四海,“彼释、老浮游之论,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,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比拟……万姓既改恶从善,永无犯上作乱之萌,万邦亦一道同风,咸知学圣尊王之义,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,此其权舆要领矣!”<sup>[2](p491)</sup>

## 二

作为近代实业的开创者,郑观应积极入世,奉儒学经世救国为圭臬。鉴于当时社会释道耗资费财,激化社会矛盾,他力主裁抑释道,化弊为利。中年后事业困厄,心情抑郁,他又回归自小修道成仙的夙愿,希望修炼成仙,得道救国,甚至寄寓仙道消弥战争。

郑观应认为历代裁抑释道“良法美意”。他对制裁释道没有完全贯彻落实感到痛心:“历代以还,二氏互有盛衰。清时亦尝有沙汰僧道之诏,而卒至多方看柙,良法美意终不行天下”<sup>[2](p536)</sup>郑观应主张裁抑世俗释道两教有如下原由:

首先,两教有名无实,徒有其表,他对此极为愤慨:“名曰我明心见性也,而实则利欲熏心,豺狼成性。名曰我修真炼性也,而实则疏懒为真,色食为性。失志则打包古水,乞食江湖;得志则登坛说法,聚众焚修。于是逞其才智,募化十方,轮奂而居,重裕而坐,膏粱而食,锦绣而衣。其善者则结纳名流,怡情诗画;其不善者则附托权门,夤缘当路,通声气,市权利,或且聚狂徒,逞邪说,窝盗寇,干法令,与夫奸淫邪盗,凡乡党自好之流所断断兮不忍为者,而一切身犯之。”<sup>[2](p537)</sup>

郑观应生逢晚清,清王朝统治江河日下,土地高度集中,苛税繁重,吏治腐败,剥剥百姓,致使饥民流离失所,社会矛盾日趋激化。动荡驱使大批无业游民进入寺院、道庙。“寺院僧道两门所聚徒众不下数十万,或众至百万人,男妇泥杂,老少不伦。”<sup>[2](p537)</sup>这些世外僧道满口心性道德,实则男盗女娼,奸淫邪盗,无恶不作,成为社会罪恶的渊藪。

其次,释道两教徒众多,不事生产,奢侈腐化,糜费资财。他严厉批判释教奢侈淫靡、浪费社会财富的行径:“粤东每于七月中旬,广设盂兰胜会,托言目莲救母,实则释氏愚人,旧例相沿,经坛礼忏,互赛新奇,灯采辉煌,务侈华丽……流弊百出,糜费万金,岁以为常,官不知禁。无故聚此数十万、数百万有用之人,而习此一无所用之业,安居而逸处,男不秉锄犁,女不治丝布,能文字合不列士林,工会计者不操商贾,而衣食官室百物之取给,皆不能上叩之天,下资之地,是仍以

有业之民为其外府而已,供其腹削而已。吁嘻!此后世王政之所以不能复兴者,良有由也。”<sup>[2](p147)</sup>

再次 释道两教教徒以敛人钱财为能,不从事慈善事业。郑观应以基督为参照,抨击释道两道在慈善方面无甚建树。“今之僧道只知建醮超幽,敛人财物,未闻有行一善举如耶稣、天主教士设学校以教人,创医院以治疾者。”<sup>[2](p538)</sup>

尽管郑观应基于世俗释道“有名无实,徒糜资费”的考量,强烈要求予以整顿甚至取缔释道,但并不表明他放弃对道家成仙之术的尊崇。郑观应从小好道,对道家的成仙方术孜孜以求。幼时自念“人为万物之灵,岂有寿不如龟鹤者”<sup>[3](p61)</sup>是以锐志求道,“凡三教经诗、诸子百家、占卜术数之学,靡不研究。”<sup>[3](p61)</sup>郑观应早年事业顺畅,从1858年入洋场到1885年太古洋行“保案”前,官商生涯几乎一帆风顺,此时他踌躇满志,“商战救国”经世理念牢牢占据了头脑,他对道学的爱好被“商战救国”的儒学经世观挤兑,所以早年著作《救世揭要》与《易言》两部书中都未见他关于道术的议论。1885年,郑观应因代理太古洋行买办杨桂轩做保人,杨亏欠洋行巨款,太古洋行向港英当局控告郑观应。郑观应锒铛入狱,历时半年,身心遭受极大摧残。洋场失败使郑观应心灰意冷,他一度隐居故里,杜门养病。此后,他对成仙法术极其虔诚。他相信神仙确实存在,只是欲修道成仙,须得道真人传授仙诀。为求得仙诀,他不畏艰难,耗费资财,遍游四方道教胜地,寻访仙迹,希冀得道成仙。他晚年回首往事:“待鹤求道已五十年,凡有道之士靡不执势求教,指示迷津;凡有善事无不尽力倡助,冀消魔障。”<sup>[3](p48)</sup>中国传统文人儒道互补,进者儒,退者道,儒以经世,道以养身。1891年,郑观应偿清因保案而亏欠的巨款。1892年他结束隐居生涯,重入洋场,到上海轮船招商局任帮办。此后10年间,他事业顺畅,生活安定。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再次失败震撼了他经世救国的心志。洋务强国的失败,使他又一次想到得道成仙。他悲愤地抒写到:“我欲退步学神仙,不愿长为世所抑。富贵功名本由天,任尔畸士求不得。”<sup>[3](p132)</sup>

### 三

作为传统文化培育的近代士人,郑观应主要是从传统汲取思想养料。如果说郑观应对传统文化的儒、释、道敝帚自珍,那么在中西文化冲突加剧的背景下,他对外来的基督教显然是没有好感。

首先,郑观应批判基督教根源不正、教义不精。他认为基督源于“西人不知大道”、“精义不传”,致使“二、三生徒妄以私心附会,著书立说,托名耶稣,剽袭释老之肤言,旁参番回之杂教,敷陈天堂地狱之诡辞,俚鄙固无足论,而又创设无鬼神之说,夫既无鬼神,则天堂地狱又复为谁而设?”<sup>[2](p342)</sup>基督教宣扬上帝是唯一真神,排斥祖先崇拜,郑观应认为基督创设“无鬼神”之说,由此推衍出这与其鼓吹的“天堂地狱”自相矛盾。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,认为基督教“支离穿凿”、自相矛盾。

其次,郑观应认为基督教士擅权,尾大不掉,致使内政失和,萧墙祸起,外交“失欢”,列强争斗。郑观应说:“西字日报论教士之擅权,教民之梗化,已成尾大不掉之势。意大利尊之而

国库匱,西班牙尊之而内乱生,法兰西尊之而党祸起。”<sup>[2](p405)</sup>郑观应认为,列强尊崇基督,致使内乱丛生,把基督教视为祸国乱民的根源。他由此武断地推测西洋人像国人一样,莫不痛诋教会:“其教或分或合,有盛有衰,名目不同,源流则一……千百年来,党同伐异,仇敌相寻,人民苦锋镝,原野厌膏血,别分门户,遂酿干戈,变本加厉,实非教主始念所及。俄土之战,其尤著者也。”<sup>[2](p406)</sup>

西人有识者,虑其为变,思有以裁制之,故意乘法人兵败,教王失援,遂据罗马都城,收教堂产业,而吞并之机动矣。布鲁斯绳以新法,废其教堂,奥斯玛加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,停其公费,而排斥之令严矣。”<sup>[2](p406)</sup>

郑观应认为,基督教教义歧异,门户林立,党同伐异,纷争不断。他从当时西人在华的报刊中,汇拢信息,主观臆断地把“俄土之战”视为宗教战争。他预言列强将因基督分歧而滋生争斗,“将来英之于意,意之于法,法之于德,德之于俄,俄之于奥,必有因此而失欢者。”<sup>[2](p406)</sup>基督教不仅酿成列强外交“失欢”,在列强国内也是酿成龃龉争斗的起源。总而言之,郑观应认为,西洋诸国内乱外战皆起源于基督教。只不过教会由来已久,暂无替代之物。

最后,郑观应把当时来华传教者视为侵略的先锋、酿成内乱的祸源。他认为,古代教化之道“俗美化行”,而基督“专以传教亡人之国,阴谋诡计,四海皆知。”<sup>[2](p489)</sup>他把粤、捻内乱归为基督所酿成的祸患,“推原祸本,则粤、捻诸乱所由生。此前事之不可不惩也。”<sup>[2](p489)</sup>

郑观应所处时代,是波澜风起的交冲之际,所处地缘,是中西交接的沿海租界。他耳闻目睹教士教民恃势凌人,干涉词讼,欺压良善。作为有血性的中国人,他对此极为愤怒。他分析教案纷争,认为皆起于列强庇护,疚在教士。他条分缕析教案:“尝闻作奸犯科、讹诈乡愚、欺凌孤弱、占人妻、侵人产、负租项、欠钱粮,包揽官事,击毙平民。种种妄为,擢发难数。是故传教者,若存心公正,自不容其所为,间有刚愎之徒,私心褊袒,紊我王章,差提则匿之堂中,罪定则纵之海外。地方官虑开大谏,先存畏惧之心,义不知外国律例,无辞以折服之,则往往迁就定讞。平民受屈,申理无从,众怒滋深,群思报复,遂至拆教堂,辱教士,民教斗殴之案,层见叠出。平心而论,彼教士亦当自愧,岂止非上帝之心,亦大悖交邻之道矣。然犹不自悔祸,文过饰非,每遇大臣查办,或以相距太远,未悉案情,或以律例不同,各执一是。定讞偶致稽延,彼即借端要挟,有司既经革职,复请惋惜之国书,首犯既已伏辜,更索赔偿之恤款。朝廷大度优容,小忿必忍;百姓天良尚在,尝胆知仇。”<sup>[2](p407)</sup>

郑观应认为,莠民以入教为护符,教士以教权相庇护,这是教案发生的根源。他以事实为依据,驳斥西人所说教案源于“华民排外”。重申“圣人之道,广大精微,既无畛域之分,亦无教门名目,其劝善成化,如回、释诸家,亦在包容之列。”<sup>[2](p407)</sup>郑观应认为孔孟之道,精微广大,胸襟广阔,有包罗其他文化的宏大气魄,绝不至盲目排外。为防止教案发生,郑观应主张针锋相对,剔教民别为教籍,排抑教民,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。

他愤懑地说：“别习教之民编为教籍，子孙世世永为庶人，不许娶妾，不许应试，不许捐纳，不许充兵。此本教堂原有之规例也，以其矛刺其盾，庶亦别分泾渭之一法矣。夫贬异端，即所以崇政体，混嫌疑，即所以重邦交。”<sup>[2]p409</sup>

此外，为防止列强以教案滋事，他主张由华人代为传教，“择公正教民与华教士代为传教，无须西人。”<sup>[2]p409</sup>他认为这既符合洋教的规矩，又可使“教士踵迹即不绝而亦稀少”，<sup>[2]p409</sup>通过减少教士与国人的接触削平教案。

#### 四

传统文化崇尚“天人合一”。“天人合一”有助于对外来宗教的吸收、容纳与融合。郑观应崇尚经世救国，鉴于世俗释道表里不一、有名无实，他主张遏抑两教，但这并不表明他不认可释道教义。在他看来，各派教义纷繁歧异，但各教同源异流，均出圣人创制，均是“大道”在人间的体现。所以，郑观应主张儒释道互生互补，和睦相处。他批判各教彼此攻讦的门户偏执，“盖世人不体圣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，互相非是，各尚非是，各尚所闻，专门分宗。”<sup>[2]p47</sup>郑观应对敝帚自珍、长骄饰非的宗教偏私不以为然。

首先，在各派教义上，他认为诸教均以修身行善为准绳，各派教义虽有深浅难易之别，但本原相通。他辨析三教异同时说：“信夫闻道之士，先贵积德。孝弟之道，通乎神明，此积德于亲也；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此积德于心也。老子所云：‘道生之，德畜之’。求道不积德，犹饥而无粮也。孔子曰：‘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’，其斯之谓欤！嗟夫！人生难得，光景易迁。妻财子禄，为欢几何，妙道不修，同归泯灭。”<sup>[2]p48</sup>

他认为，三教皆“先贵积德”。修行积德是求道的基石。三教差异仅在于，有的注重躯体修炼，有的注重内圣体验，有的注重人伦实践。他说：“或问：‘仙释之道所重者何处？’曰：‘释经重在楞严之闻思，仙经重在南华之心斋，儒经重在易之习坎。其实闻思即习坎，习坎即心斋。文虽殊，义则同也。孔、颜问答，惟道集虚。虚者心斋也。观世音从闻思修入，方获圆道。’”<sup>[3]p153</sup>他认为三教重心各殊，实质则一。释经的“闻思”、道经的“心斋”、儒经的“习坎”本质一样，无甚差别，所讲的道理都一致。他以儒学的修齐治平贯通教义，调融三教。他说：“其言曰：‘无为而无不为。’论语曰：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！’《金刚经》云：‘一切圣贤皆以为无法而有差别。修齐治平皆宜师之。’”<sup>[3]p18-19</sup>

在儒教与道教关系上，他认为两者相辅相成，皆“有济于世”。他曾说：“占者神人合一……其流不同。儒者往往攻之拒

之而勿称。窃意儒之道不外日常伦常，修、齐、治、平，皆中庸也。仙之道实足以补天地之缺，济儒道之穷……其所致力者各异，其有济于世者则未尝异也。”<sup>[2]p535</sup>

郑观应认为，儒道两教重心不一，互有短长，儒教重伦理的实践，囿于“穷理尽性”的禁锢，无法从人伦投射到对自然的研求，所以有“天地之缺”，而道家的“仙道”可补儒学自然思辨方面的亏欠。在道教与释教关系上，他阐述说：“要之仙、释同源，释法详言性，而略言命，然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则已微露其端。《道经》详言命，而略言性，然《关尹子》及《清净经》、《心印经》、《悟真外编》亦颇略阐其妙。”<sup>[2]p536</sup>

郑观应认为道释同源，各有侧重。释法详性略命，道法详命略性。他提出“老子之道固与儒、释一贯，以清静无为为立教，以慈俭自下建宗，以归根复命、返虚归朴为究竟”。<sup>[1]p77</sup>

其次，在悟道体验天理方面，郑观应认为儒、释、道三教名义虽殊，但悟道之理相通。他归纳三教体验天理的途径不外乎“穷理、尽性，以致于命之学”。修炼的说法略有不同，但道理都是一样的。“夫儒曰‘正心’，道曰‘修心’，释曰‘明心’。其教虽殊，其理则一也。总不外乎正心、修心、明心。”<sup>[3]p15</sup>认为，三者修道途径略有不同，但殊源同归，九九归一。修道均不离“心性”。他强调指出：“修心为入理之本，心有未修，则理无由入载，所载者欲也。”<sup>[3]p15</sup>至于三教在体验天理方面的差异，他说：“踏实一切者孔门也，空诸一切者牟尼也，超乎一切者太上也。”<sup>[3]p72</sup>认为依各教与世俗关系远近略有不同，儒学重伦常，离世俗最近，释稍次，道“超乎一切”，距世俗最远。

郑观应主张调和诸教，撷取所长，为己所用。他推崇儒家“不薄待他人，亦不至震慑他人，不务匿己长，亦不敢回护己短”<sup>[2]p273</sup>的理性精神。他曾打算修道成仙后再入释门，释道修成再穷究天主、耶稣、回教诸理。作为本位文化的捍卫者，他对外来的基督教不以为然，但还是公正地评价基督教的慈善事业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张秀莉.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关系[J].史林,2007(6).
- [2]夏东元.郑观应集:上册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.
- [3]夏东元.郑观应集:下册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.

责任编辑 高思新